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BEIDEZHE ZHAIME

# 背德者·窄门

(法)纪德 著 江航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DEZHE ZHAIMEN

# 背德者·窄门

(法)纪德 著 江航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顺安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德者·窄门 / (法) 纪德 (Gide,A.) 著；江航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79-0  
I. ①背… ②窄… II. ①纪… ②江… III. ①长篇小说  
—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205号

**背德者·窄门**

(法) 纪德 著；江航 译

---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0.5  
字 数：176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79-0  
定 价：16.80元

---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背德者.....	1
<b>第一部</b> .....	3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9
第三章 .....	13
第四章 .....	17
第五章 .....	19
第六章 .....	21
第七章 .....	24
第八章 .....	26
第九章 .....	27

第二部 .....	30
第一章 .....	30
第二章 .....	38
第三章 .....	52
第三部 .....	63
窄 门.....	77
第一章 .....	79
第二章 .....	87
第三章 .....	99
第四章 .....	105
第五章 .....	113
第六章 .....	127
第七章 .....	131
第八章 .....	142

## 背德者

天主啊，我歌颂你，是你把我变得如此优秀！

——《诗篇》



## 第一部

### 第一章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都是忠于朋友的。你们一听到我的呼唤就来了，正像我听到你们的呼唤也会马上赶过去一样。可是，你们已经有三年时间没有见到我了。你们的友谊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愿它也能经得住我这一番叙说的考验。我突然召唤你们的原因，让你们不远千里地来到我的住所，就是要和你们见上面，要你们听我说说。我不要求得到什么救助，只想和你们畅谈一下。因为我已经到了生活的难关，不能通过了。但这不是厌倦生活，只是我个人难以理解。我需要的是……告诉你们吧，我需要的是诉说。善于争得自由算不了什么，难得的是善于运用自由。——请允许我谈谈自己，我将把我的生活讲述给你们，随便谈谈，事实求是，不夸大也不缩小，比我讲给自己听还要直言不讳。下面我开始讲了：

记着我们那次是在昂热郊区的农村小教堂里见的的面，我正举行婚礼。宾客没有多少，但都是挚友，所以，那次的婚礼虽然普通但却相当感人。我看得出来大家很激动，我被感染也激动起来。走出教堂，你们又去了新娘家里，和我们用了一顿快餐。然后，我们坐上租车出发了，我们的思想依旧跟随风俗，觉得结婚必须旅行。

我不太了解我妻子，想必她也同样不了解我，心里并不十分难过。我娶她主要是遵奉父命并没有感情。父亲病情很重，唯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就是怕把我一人丢在世上。在那悲伤的日子里，我顾念着弥留的父亲，只想让他瞑目于九泉，终身大事就这样完了，却不清楚婚后究竟如何生活。订婚仪式在奄奄一息的人床头举行，虽然没有欢笑，但也不缺深沉的快乐，我父亲是那么的欣慰。虽说我对我的未婚妻没有爱，但我从来没有爱过别的女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过上美满的生活。对于自己我还不了解，但却认为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她。马思林也是孤儿，



和两个兄弟相依为命，她刚满二十岁，我大她四岁。

我说过对于她我根本没有爱，所谓爱情的那种感觉我对她丝毫都没有。可是，假如把爱理解成温暖、某些怜悯以及敬重之心，这样我就是爱她了。她是天主教徒，但我是新教徒……可是，我觉得自己一点儿不像个教徒。神父接受我，我也接受神父，就是这么回事。

就像别人所说的，我父亲是“无神论者”，我至少是这样认为的，我从没有同他谈他的信仰，这源于我难以克服的腼腆，想必他也如此。我母亲教给我的严肃的胡格诺教派的教育，如同她那美丽的形象在我心上一一起渐渐淡漠了，我早年丧母你们知道的。那时我还没有想到，童年时最初接受的道德是那么深入地控制我们，也无法想像它给我们思想留下的影响。母亲给我灌输原则的同时，把这种古板严肃的作风也传给了我，我全部运用到研究中去了。十五岁时我丧母，父亲抚养我，他很疼爱我，向我传授很多知识。那时我已经懂得拉丁语和希腊语，很快跟他又学会了希伯来语、梵文，然后又学会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二十岁左右，我学业大进，致使他都能让我参与他的研究工作。且饶有兴趣地将我当作平起平坐的伙伴，并力图让我相信我当之无愧。以他名义发表的《漫谈弗里吉亚人的崇拜》，正是出自我的手笔，他仅仅只是复阅一遍。对他来说，这是最好的赞扬。他乐不可支，但我看到这种肤浅的应景之作居然获得成功，却无比惭愧。可是，从那以后我就有了名气。学贯古今的巨率都以同仁待我。如今我能含笑对待别人给我的所有荣誉……如此，到了二十五岁，我差不多只跟废墟和书籍打交道，一点不了解生活，我在研究中消耗了稀有的热情。我爱几位朋友（包括你们），只是我爱的是友谊，却不是他们。对于他们我非常忠诚，只是这是对高尚品质的需求，我珍视自己身上任何一种美好情感。但是，我既不了解朋友，又不了解自己。我原本可以过另一种生活，其他人也可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我的头脑里这种念头从来没有闪现过。

我们父子俩粗茶淡饭，生活很简朴，花销很少，所以我到了二十五岁，也不清楚家底丰厚。我很少考虑这种事，总认为我们仅仅勉强维持生计。在父亲身边我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后来得知我们比较富有，还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对这类俗事不怎么在意，以致父亲去世之后，作为惟一继承人的我，对自己的财产也没弄明白，直至签订婚约时才恍然大悟，同时发觉马思林好像没有带来什么嫁妆。

另有一件事我懵然不知，它也许更为重要——我的身体弱不禁风。假如不经受考验，我怎么能知道呢？我经常感冒，却没有认真治疗。我的生活特别平静，这既削弱又保护了我的身体，反之，马思林却显得很

健壮。没多长时间我们就认识到，她的身体确实比我好。

我们在我巴黎的住所度过的花烛之夜。房间早已有人收拾出两间。我们仅仅在巴黎稍事停留，买些必要的东西，然后去马赛，最后换乘航船前往突尼斯。

那一段时间急务迭出，千头万绪，令人头昏目眩。为父亲服丧十分悲伤，继而办喜事又不免心情激动，所有这一切令我精疲力竭。到了船上，我才感到疲劳。在此之前，虽然每件事都增添疲劳，但又分散我的精力。在船上一闲下来，思想就活动开了。有史以来，这好像是第一回。

我也是第一次脱离研究工作这么长时间。以前，我只愿意短期休假。当然几次旅行时间相对长些。一次是在我母亲去世不久，同父亲去西班牙，历时一个多月；另外一次是去德国，耗时一个半月；另外几次，都是工作旅行。旅途中，父亲的研究课题十分明确，从来不游山玩水。而我呢，只要不陪他，我就捧起书阅读。但是这次，我们刚离开马赛，我脑海中就浮现出格拉纳达和塞维利亚的种种景象，那儿的天空更蓝，树荫更清凉，那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仿佛节日一般。我想，这次我们又要看这些了。我站在甲板上，目送马赛渐渐远离。

突然，我想起马思林，我有点忘记马思林的存在了。

她坐在船头，我走到她身边，第一次仔细地看她。

马思林长得非常漂亮。这你们是明白的，你们见过她的。真后悔最初我没有发觉。我跟她非常熟悉，很难用新奇的目光看她。我们两家世代交往，她是我看着长大的，她那如花容貌我早已习以为常……我头一次感到惊异，因为她太秀美了。

她头一顶普普通通的黑草帽，任凭大纱巾飘舞。她披着一头金发，却并不显得柔弱。布料相同的裙子和上衣，是我们一同挑选的苏格兰印花细布。我自己服丧，但不乐意她穿得太素气。

她发觉我在看她，便朝我回过身来……直至那时，我对她态度殷勤的很勉强，好赖以冷淡的客气替代爱情。我看得明白，这令她颇为烦恼。此时，马思林发觉我第一次以不同的方式看她了，她也定定地看着我，然后便极为温柔地朝我微笑。我没有说话，只在她身边坐下。直至那时，我只为自己生活，仅仅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虽然我结了婚，但只是把妻子视为伙伴，压根没有想过我的生活会因为我们的结婚而发生改变，此时我才明白独脚戏到此为止。

甲板上就我们两个人。她把头朝我伸过来，我把她轻轻揽在胸前，她抬起眼睛，我亲了她的眼睛。这一吻不打紧，我忽然感到一种新的怜

悯之情油然而生，充满我的心胸，忍不住热泪盈眶。

“你怎么啦？”马思林问我。

我们开始聊天了。她那美妙话语令我听得入迷。以前，根据我的观察而形成的成见，以为女人愚蠢。但是，那天晚上在她身旁，反令我觉得自己又笨又傻。

如此说来，我与之结婚的女人，她有自己真正的生活。这个想法特别重要，致使那天夜里，我数次醒来，多次从卧铺上撑起身子，观察下面卧铺上我的妻子马思林的睡容。

第二天天朗气晴朗，大海近于平静。我们悠悠地聊了几句话，拘束的感觉逐渐减少了，婚姻生活从此真正开始了。十月的最后一天的早晨，我们在突尼斯下了船。

我只计划在突尼斯小住几天。我向你们讲讲我这愚蠢的想法，在我新踏上的这个地方，我感兴趣的只有迦太基和罗马帝国的几处遗址，就像奥克塔夫向我介绍过的梯姆戈、苏塞的镶嵌画建筑，特别是杰姆的古剧场，我要马上赶去参观。首先要去苏塞，由那里再改乘驿车，只愿这一路没有什么可参观的景物。

但是，突尼斯令我大为惊奇。我身上的某些部位、某些尚未使用的沉睡的官能，仍然保持着它们神奇青春，只要接触新事物，它们就亢奋起来。主要我不是欣喜，而是惊奇、愕然，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马思林特别快活。

然而，我逐渐感到疲惫，但不坚持住又感到难为情。我不断的咳嗽，却不知原因，胸的上半部分闹得慌。我觉得我们南下，气候渐暖，我的身体会好起来的。

斯法克斯的驿车在晚上八点钟离开了苏塞，凌晨一点钟经过杰姆。我们订的是前车厢的座位，想着会碰到一辆不舒适的简陋的车，然而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乘坐的车还是挺舒适的，只是有点冷。……我们两个以为南方气候温暖，因引都穿得比较单薄，只有一条披巾，幼稚可笑到了如此地步。刚刚走出苏塞城及它的山丘屏障，风就吹起来。风在平野上乱蹿跳、怒吼、呼啸，从车门的每个缝隙钻进来，防不胜防。到站时我们都冻僵了，我还加上旅途颠簸，十分劳累，咳得厉害，身体更是支撑不住了。这一夜特别惨。——到了杰姆，没有旅馆，仅有一个破败不堪的堡充当歇脚之处，如何是好呢？驿车又出发了，村子里家家户户的人家都已睡觉了，漫漫无边的黑夜，隐约可见废墟的怪状，犬吠声此起彼伏。最终我们还是回到土垒的大厅里，里边放有两张破床，不过，至少在厅里可以避避风。

次日是阴晦天气。我们走出门一看，忍不住大吃一惊，只见天空一片灰暗。风从来就没有停，只是比昨晚小了一点。驿车要到傍晚才从这里经过……跟你们说，这一天实在凄惨。古剧场一会儿就看完了，特别扫兴。在这阴沉的天空下，甚至使我觉得它很难看。或许出于疲惫的缘故，我感到特别无聊。想找找碑文却是徒劳，临近中午就无事可干，我颓然而返。马思林躲在避风处看一本英文书，幸好她把书带在身边。我走过来，挨着她坐下。

“真是凄惨的一天，你不觉得特别无聊吗？”我问道。

“不，你看，我在看书呢。”

“我们来这里究竟干什么呢？你现在不冷吧？”

“还好，你呢？真的，你脸色苍白。”

“没什么……”

晚上，风刮得更猛了……驿车终于来了，我们重新赶路。

刚在车上颠了几下，我就感到骨头散架了。马思林非常疲惫，靠着我的肩膀很快睡着了。我心想别咳嗽把她惊醒了，于是轻轻地、轻轻地移开，扶她偏向车壁。然而，我没有咳嗽了，却开始咯痰。这是新状况，咯出来并不费力气，隔一会儿咯一小口，感觉很奇怪，起初我还有点儿开心，可是嘴里留下一种异味，很快我又恶心起来。不大工夫，我的手帕就不能用了，还沾了一手。要将马思林叫醒吗？……幸好想起有一条长巾掖在她的腰带上，我轻轻地抽了出来。痰越咯越多，止也止不住了，咯完感觉特别轻松，以为感冒快好了。但是突然，我觉得浑身无力、头晕目眩、仿佛要昏倒。要叫她醒来吗？……唉！算了！……（因为从童年起，我深受清教派的影响，一直憎恨任何由于软弱而自暴自弃的行为，并马上将那称为怯懦）。我强打精神，抓住点东西，终于控制住了眩晕……仿佛得又回到海上航行，车轮的声音变成了浪涛声……但是，我反而停止咯痰了。

随后，我迷迷糊糊，打起瞌睡来。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曙光满天了，马思林仍然沉睡。快到站了，拿在我手中的长巾黑乎乎的，一时没看明白是什么，等我拿出手帕一看，一下傻了眼，只见上面满是血污。

我第一个念头是瞒着马思林。但是，怎样才能让她不看到血呢？——满身血迹斑斑，现在我看清楚了，满身都是，特别是手指上……就象流了鼻血……好主意，她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流鼻血了。

马思林一直睡着。到站后，她先是忙着下车，什么也没顾着看。我们预订的是两间客房，我趁机冲进我的房间，将血迹洗掉了，马思林没

有任何发现。

只是，我身体特别虚弱，吩咐伙计给我们俩送来茶点。她脸色虽有点苍白，但非常平静，笑眯眯地斟上茶，我在一旁为之气恼，怪她不细心，视若无睹。当然，我也觉得自己有失公正，心想是我掩盖得好，才将她蒙在鼓里。但这样想也没用，气儿就是理不顺，它仿佛一种本能似的在我身体里增长，占满我的心……最后变得特别强烈，我终于忍不住了，好像漫不经心地对她说道：

“我昨天夜里吐血了。”

她没有惊叫，只是脸色愈加苍白，身子摇摇晃晃，拼命想站稳，却一头栽倒在地板上。

我疯了一样冲过去，马思林！马思林！——真要命！我这是怎么了！我一个人病了还不够吗？——我刚才说过，我身体特别虚弱，好像也要昏过去。我打开门叫人，伙计跑来。

我想起箱子里有一封给本城一位军官的引荐信，于是我就凭着这封信，遣人去请军医。

不过，马思林却苏醒过来。此时，她趴在我的床头，但我却躺在床上烧得发抖，军医来了，我们两人检查了身体。他明确地说，马思林没事，跌倒时没有伤着；但是我，病情严重。他连是什么病都不愿意说，只说傍晚之前再来。

军医又来了，他跟我微微一笑，和我说了几句话，给了我很多的药。我知道他认为我的病治不好了。——让我以实相告吗？当时我没有惊讶，我很疲倦，无计可施，只能坐以待毙。——“究竟生活给了我什么呢？我兢兢业业工作到最后一刻，坚定又满腔热忱地尽了职。剩下的……哼！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心中暗自思付，感到自己一生清心寡欲，值得称道，但是这地方太简陋。“这间客房破破烂烂”，我环视房间。我忽然想起，在隔壁同样的房间里，有我妻子马思林。于是，我听见了她说话的声音。军医还没有走，正在和她谈话，并且尽量把声音压得很低。过了一会儿，大概我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马思林在我身边，一看我就知道她哭过。我不太热爱生活，因此不爱惜自己，但是这地方破烂，令我看着别扭。我的眼神几乎带着快感，落在她的身上。

此时，她在我身边写东西，我感到她很美。我看到她封上好几个信封，然后起身走到我的床前，抓住我的手温柔地问：“现在你感觉怎么样了？”。我微微一笑，悲伤地说：“我能医好吗？”她马上回答：“医得好呀！”她的话充满了强烈的信心，差点使我也相信了。仿佛模糊感到整

个生活的前景及她的爱情一样，隐约在我眼前出现了万分感人的美好幻象，致使我泪如泉涌。我哭了很长时间，既不能也不想控制自己。

马思林特别令人钦佩，她用多么炽烈的爱才劝动我离开苏塞，从苏塞到突尼斯，再从突尼斯到君士坦丁……她扶持、疗救、守护，表现得那么亲热体贴。后来病到贝斯克拉才治愈。她信心满满，热情片刻未减，安排行程，预订客房，每件事都做好充足准备。唉！要使这趟旅行别太痛苦，她却无计可施。有好几次我觉得无法再走，要一命呜呼了。我像濒死的人一样大汗淋漓，气喘不上来，甚至有时昏死过去。第三天傍晚到达贝斯克拉时，我已经奄奄一息了。

## 第二章

为什么说最初的日子呢？那些日子还留了些什么呢？只有一些无声的惨痛的记忆。当时我已不知道自己是何人，身在何地，我眼前只有一个景象在浮现：我生命垂危，病榻上方俯身站着马思林，我的妻子，我的生命。我知道全部是她的精心护理、是她的爱把我救活了。终于有一天，就象迷航的海员看见陆地一样，我感到一道生命之光重现，我可以冲马思林微笑了。为什么要说这些情况呢？重要的是，按一般人的说法，我碰到了死神的翅膀。令我十分惊奇的是我自己竟然还活着，并且出乎我意料的是，世界变得光明了。我想，以前我不懂自己在生活，这次要发现生活，我的心情肯定特别激动。

终于有一天，我可以起床了，我彻底被我们这个家给迷住了。我们家简直就是一个平台，什么样的平台呢？我马思林的房间都对着它，它向前延伸就是屋顶，站在最高处，看到房屋之上的棕榈树，棕榈树的上面是沙漠。平台的另一侧接着本城的花园，而且覆盖着花园边上金合欢树的枝叶，最后，它顺着庭院，到连接它与庭院的台阶结束。小庭院很整齐，对称地长着六棵棕榈树，我的房间特别宽敞，白粉墙别无装饰，有一小扇门通往马思林的房间，一面大玻璃对着平台。

不分时日一天天的在那里流逝。我在孤寂中，有多少次目睹了这些缓慢的日子……马思林守在我的身旁，或看书、或缝纫、或写字。而我什么也不干，只是注视她。马思林啊，马思林！……我看着，看到太阳，看到阴影，看到日影移动，我头脑差不多一片空白，只能观察日

影。我依然很虚弱，呼吸也特别困难，干什么都是累，连看书也累。再说，有什么书可看呢？生存本身，就足够我应付的了。

有天上午，笑呵呵地马思林进来对我说：

“我给你带一个朋友来。”于是我看到她身后跟着一个褐色皮肤的阿拉伯儿童进来了。他叫巴齐尔，用一对大眼睛默默地看着我。我有点不舒服，这种感觉就已经让我费神。我一句话也不说，显出生气的样子。孩子看见我态度冷淡，禁不住慌了神儿，向马思林转过去，扑在她身上，抓住她的手，拥抱她，一双光着的胳膊露了出来，这动作就仿佛小动物一样亲昵可爱。我看到，在那薄薄的白色无袖长衫和打了补丁的斗篷里面，他完全是光着身子。

“好了，坐到那儿吧。”见我不自在，马思林就对他说。“乖乖地玩吧。”

孩子坐在了地上，从斗篷的风帽里拿一把刀，握着一块木头削起来，我猜想他是想做个哨子。

过了片刻，在他面前我不再感到拘束了，便看着他，他好像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他两只脚光着，脚腕手腕都非常好看。他将那把破刀灵使用的巧的逗人。真的，这些会让我产生兴趣吗？他的头发理的是阿拉伯式的平头，戴着很破旧的小圆帽，垂流苏的地方只有一个洞。无袖长衫下垂一点儿，娇小可爱的肩膀露出来了。我很想摸摸他的肩膀，我俯身过去，他转过头来，冲我笑笑。我示意他将哨子给我，我接过来翻弄着，做出非常欣赏的样子。如今他要走了，马思林给了他一块蛋糕，我给了他两个铜子。

次日，我头一次感到无聊，我期待着，我期待什么呢？我感到无事可干，心神不宁，终于我憋不住了：

“巴齐尔今天上午不来了吗，马思林？”

“你想见他，我马上去找他。”

她留下我，独自出去了，只一会儿工夫又转身回来。我被疾病变成什么样子了？看到巴齐尔没有被她带来，我伤心得快要哭了。

“太晚了，”她对我说，“放了学孩子们都跑散了。要知道，有些孩子特别可爱。现在我想他们都认识我了。”

“至少明天想法让他来。”

翌日，巴齐尔又来了。他依然像前天那样坐下，拿出刀来，去削一个硬木块，只是木头没削动，倒把拇指割了个大口子。吓得我一抖，但他笑了起来，伸出亮晶晶的刀口，看着流血很好玩。他一笑，雪白的牙齿就露出来了，他把伤口舔的津津有味。啊！他的身体多壮啊！这就是

他身上令我着迷的东西——健康，这个小身体真健康。

第二天，他带一些弹子来，要和我一起玩。马思林不在，不然会阻止我。我拿不定主意，看着巴齐尔。小家伙抓着我的胳膊，将弹子放在我的手里，非得同我玩不可。我腰一弯就气喘吁吁，可我还是撑着跟他玩。我特别喜欢巴齐尔高兴的样子。最后，我坚持不住了，已经汗流浹背，扔下弹子，一下子瘫在沙发上。巴齐尔惊慌失措地看着我，“病啦？”他亲热地问我，那声音特别美妙。马思林回来了。

“将他领走吧，我累了今天上午。”我同她说。

几小时之后，我又咯了一口血。我步履沉重地在平台上散步，马思林在她房间里干活，幸好她什么也没有看见。那时我气喘，便深呼了一口气，忽然上来了，满嘴都是……只是不像初期那样咯鲜血，这次是一个肮脏的大血块，我厌恶地吐在地上。

我跟跄了几步，浑身发抖，心里七上八下，既特别担心，又非常恼火。在此以前，我以为病会慢慢好起来，只要等着痊愈就可以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又将我抛向后边。奇怪，最初咯血的时候，我没有如此害怕过，记着我那时候几乎是平静的。如今怕从何处，恐惧从何而来呢？是的，唉，我开始热爱生活了。

我返回身去，弯着腰，把我咯的血找到了，用一根草茎挑起来，放在我的手帕上，认真观察。这是一块发黑的肮脏的血，黏糊糊的，看着特别恶心。我想到了巴齐尔那鲜红鲜红的血，我忽然产生一种欲望，一种渴求，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强烈而迫切的念头——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活下去。我紧紧咬着牙，拳头紧握，发狂地、懊恼地集中全部力气走向生活。

在这次咯血的前一天，我收到T的一封信：信中回复了马思林担心的问题，整篇都是治疗方法，还附带了几本医学普及读物和一本更加专业的书，我认为这本专著更加严肃些。我漫不经心地浏览一遍信，压根没看印刷品。首先的原因是，这类小册子特别像童年时大量塞给我的道德小读物，我对此没有好感；其次因为这些所有的建议使我心烦；再者，我觉得《结核患者手册》、《结核病实践治疗法》之类的书，也不符合我的病情。我觉得自己没有患结核病，我愿意把最初的咯血的原因归咎于别种，或者实在说，我根本不找原因，逃避想这事，也不怎么考虑，断定自己是或不是痊愈，最少也快要治好了……现在我重新看信，并手不释卷地看了那本书和小册子。仿佛大梦初醒，我忽然感到我的治疗不得其法。在这之前，我得过且过，抱着完全不切实际的希望。现在我猛然觉得自己的生命遭受重击，它的中心受了重创。众多敌人在我身



上踊跃活动，我谛听，我窥视，我发现了，可是不经过搏斗是无法战胜的……我还小声补充一句：“这是意志问题。”就仿佛为了让自己更加信服似的。

我的心理进入了敌对状态。

天色愈晚，我制订了自己的战略。在一段时间里，我惟一的研究目的，便是将病治好；我的任务，就是让身体恢复健康。凡是对我身体有益的，就说好称善；凡是对治病不利的，统统忘掉抛弃。我已做出了决定，晚饭前就呼吸、活动、饮食几方面。

在一个小亭子里我们用了餐，平台在周围环绕，远离尘嚣，安安静静，两人相伴吃饭，的确富有情趣。一名老黑人将附近一家饭店能够将就的饭菜给我们送来。管订菜的是马思林，要这个，不要那个……平时我不大觉得饿，缺什么菜，订的菜不够，我也不怎么放在心上。马思林吃得小，不知道、也没有觉察我不够吃。我在所有的决定里，首要的一条是多吃。这天晚上我打算就付诸实践，岂料无法实行。不知道订的是什么菜汤，难以下咽，特别是烤肉，火候太过，简直拿人开玩笑。

我火冒三丈，将气撒在马思林身上，对她讲了一大通难听的话。我指责她，听我的口气，好像她早就应当知道，菜做得不好责任全在她。我刚刚采取了饮食法，就延迟实行，这小小的延迟后果特别严重，我将前些日子的情况抛于脑后，觉得少这一餐，身体就垮了。我固执己见，马思林只得进城去买罐头、随便什么肉糜。

没多长时间，她便买回来一小罐。我狼吞虎咽，差不多全吃光了，好像要向我们两人证明，我得多吃些。

当天晚上，我们商量后决定，饮食要大大改善，数量也要增加，每三小时吃一餐，早上六点半就开第一餐，饭店的菜非常一般，得大量添加各式各样的罐头食品……

那天夜里我难以入眠，完全沉醉在新的疗效的期望中。想必我有点发烧，恰好身边有一瓶矿泉水，我喝了一杯、两杯，第三次直接对着瓶口，把剩下的一口喝光。我重温了一下决心要干的事，好像复习功课一样。我得学会使用意志去对付任何事情，我必须同一切搏斗，只有我自己才能救自己。

最后，我看见夜空发白，天快亮了。

这是我重大行动的准备之夜。

次日是星期天。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过问马思林的宗教信仰，不知是漠不关心还是碍于面子，只是觉得这与我无关，而我也根本不重视。等她回来我才听说，她为我祈祷了。我注视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